



米谷

王祥夫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米 谷

王祥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谷 / 王祥夫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4

(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9946-3

I. ①米…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4930 号

书 名 米谷

著 者 王祥夫

策 划 黄孝阳

责任编辑 汪 旭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扬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46-3

定 价 3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米谷





米谷奶奶看着米谷，叹了口气，又说，女人长得好看真是罪过，是上辈子作孽，只有上辈子做了坏事的人这辈子才会转成个漂亮女人到世上来受罪。





米谷和小年轻的日子像流水一样过下去，这流水一样的日子不会因为小年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而停顿下来。

1

年刚过，村子里就有女人们相伴着进城去了，她们把家里最最破烂的衣服从箱子里翻了出来，能穿的都穿在了身上，不能穿的也打成行李卷儿背在身上。过年穿过的好衣服这时又都仔仔细细叠好放在了箱子里，等下一次过年再穿。刮着北风，她们要进城了，要去工作了，她们的工作就是要饭。她们已经好几天没有洗脸梳头了，也就是说她们已经为进城做了好几天的准备了，要饭要有个要饭的样子，她们不能干净，她们必须脏头脏脸。她们在村子里大声地说话，她们的话被待在屋里的米谷都听在了耳朵里。外边的那些女人，都在纷纷指责王金的女人。鲜头的声音最亮，鲜头说王金的女人真是个败家精，身体壮壮的，又没个什么毛病，为什么忽然就不肯再进城要饭了？过了一个年就要待在家里等着男人养活了？好像她已经要够了，好像她已经给家里挣了

一座银山或者是金山？

米谷坐在屋子里，静静听着鲜头在外边说话。

米谷的奶奶看着米谷，说鲜头说得对，咱们村的女人一到了岁数就要进城去要饭，不会进城要饭的女人就不是好女人，进城就有好吃好喝还能给家里寄钱。男人们在地里做活儿，女人们就得进城挣钱，谷子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钱是靠女人们伸着手在城里一毛一毛要饭要来的。米谷的奶奶说自己已经老了，老得已经喝不动小米粥了，已经进不了城了。

“米谷啊，谁让你长得这么好看。”

奶奶说。

“好看怎么啦？”

米谷说。

“长得好看是作孽。”

奶奶说。

“怎么就是作孽？”

米谷说。

“要不你也可以进城给你自己挣些嫁妆了。”

奶奶说。

“我不要嫁妆。”

米谷说。

“没有嫁妆你怎么出嫁呢，你下边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

米谷奶奶看着米谷，叹了口气，又说，“女人长得好看真是罪

过,是上辈子作孽,只有上辈子做了坏事的人这辈子才会转成个漂亮女人到世上来受罪。”

米谷把桃子形的小镜子从柜子上取过来又照了照。

“谁让你长这么好看呢?”

米谷的奶奶看着米谷,把手放在了米谷的头上。

“我现在就要进城,我要给自己去挣嫁妆。”

米谷把镜子放下,说自己早就不想再去学校识字了,学校里已经有两个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女同学已经进城去了,并且开始给家里寄钱了,还寄回了各种各样的衣服。

“对了,你这么说就对了。”

米谷的奶奶说一个女孩子认识那么多字做什么?女人就应该进城去挣钱。

“那我就进城去了。”

米谷对奶奶说我也要找破衣服,越破越好,还有鞋子,那双耗子啃过的解放鞋,再说,我的脸也已经三天没洗了,我都准备好了。

“等你爹从医院回来再说吧。”

米谷的奶奶让米谷转过脸,米谷听见奶奶说你是不是在骗奶奶,你三天没洗脸脸还这么好看?好像刚刚抹过雪花膏,难怪村子里所有要进城的人都不愿带你去城里。

“我的头发也三天没梳了。”

米谷对奶奶说。

“三天没梳还这么好，好像刚刚抹过头油。”

米谷的奶奶说。

“那些破衣服呢？”

米谷对奶奶说。

米谷的奶奶说家里的破衣服都留在柜子里，但米谷还不能进城。

“为什么？”

米谷说我不能等了。

“没人带你，你怎么进城？等你爹回来再说。”

米谷的奶奶说。

不仅仅是米谷的奶奶说因为米谷长得太漂亮而不能进城要饭，鲜头那天也对米谷说了，说像米谷这样长得漂亮的女孩儿进了城总要出事的，因为城里人一看到像米谷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就不肯好好儿给钱了，也要起花心了，那些叫花子头儿到了晚上也要打米谷的主意。所以，米谷的家人年后一连问了好几个村子里要进城的女人，竟没一个人愿意带着米谷，一是怕出事，二是有米谷这么漂亮的女孩在旁边她们会一个钱也要不到，到时候那些起花心的人都会把钱给了米谷。鲜头对米谷说，村里的漂亮女人进了城都差不多出了事，到了后来都不回来了。不过米谷要想进城也不难，那就是要等到结婚以后再说，女人一结了婚就什么也不怕了，这村子里结了婚的女人要是不进城就会被人骂，就像王金

的女人，好好儿的一个女人怎么突然不再进城挣钱去了呢？进城多好啊，有人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孩子进城，就像去住娘家，在城里不但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把孩子也养得白白胖胖，还不花家里一分钱，而且还会按时给家里把钱寄回来，直到孩子会满地跑了才回来，这就是本事啊。鲜头说这种女人的本事简直是大得不得了，鲜头说米谷的妈当年就是这样把米谷在城里养大的，可惜的是米谷的妈现在得了怪病，人已经站不起来了，两条腿一天比一天细，人连一点点分量都没了，人连一阵大风都抵挡不了啦，所以只好不停地给医院里送钱。鲜头对米谷说还有就是村子里好几家都是靠女人在外面要饭挣钱把房子盖起来的，村子里有多少女人进城进得都不想回来了，吃得又好，饭店里吃剩下往外倒的东西比村子里过年敬神敬祖宗的东西都要好，所以村子里许多女人进城一直进到老，不能动了，回了家还是想着进城要饭的事，连做梦也想着进城要饭的事。

米谷从家里走出去，她的脚下飞起了细微的灰尘，米谷一直走到村子中间去，太阳亮得人都睁不开眼，米谷抬头望了一下太阳，许多人都已经对米谷说过了，说城里的太阳就不这样晃眼，城里的太阳给阴沉沉的楼房遮着，所以城里女人的脸色才总是很白很细。

米谷的眼睛给太阳晃得发花，就在这时候她忽然听到了王金的女人的说话声。王金的女人抄着手已经站在了米谷的面前，王





金女人说自己已经有了病，晚上一闭上眼就总是看到自己站在树顶上，所以一到晚上就一身一身地出虚汗。

“我身上的血都快要变成汗流光了，所以我不能再进城了。”

王金女人对米谷说。

“我要让我的皮肤变得比城里女人的皮肤都要白，我要进城。”

米谷对王金的女人说自己已经想好了，要进城去了。

“你应该进城了，要不，你娘的病怎么会好？”

王金女人说米谷你要进就快去进吧，村子里过年是五天，过了破五就不是年了，平常的日子就要回来了，城里人过年是一个月，一直要过到二月二龙抬头，从大年三十一一直到二月二天天都是年。米谷你快去吧，趁着城里人还没有过完年。王金女人说可惜自己不能再进城要饭了，好日子离自己已经远去了，要是自己还能进城的话，一定会手把手教会米谷怎么要饭、怎么说话、怎么让人看着可怜。

“可惜我不能进城了。”

王金女人说自己是贱命，钱还没要够就病了，房子还没盖起来就病了，王金女人对米谷说你就进城去吧，等改花长大了你教改花好了，到时候让改花给她娘盖一座房子好了，要是她娘有命的话就让她给她娘盖一座两层的房子吧。

改花是王金的闺女，梳着两条很细的小辫儿，老是追在米谷屁股后边叫米谷姐。

“我爹还没回来，你看到我爹就对我爹说我进城了。”

米谷对王金女人说。

“我要进城挣钱去！”

米谷对王金女人说。

2

米谷从拥挤的长途汽车上跳了下来。

米谷身后就是汽车站，汽车站不但墙和房子是金黄金黄的还是个热闹的地方。米谷从小就喜欢热闹的地方。米谷听村子里进城要饭的女人们说过，汽车站是个好地方，城里数汽车站那地方好了，到了晚上，如果天气好，要饭的可以睡在汽车站的外边椅子上。米谷已经看到那些椅子了，刷着绿色的油漆，是一排一排的，现在每一排上都坐着人，有的人坐在那里东张西望，有的人却伸着两条长腿在椅子上睡觉。米谷有些担心那些椅子，不知道那些椅子到了晚上会不会被人扛回家去当劈柴。米谷还听说，到了晚上如果运气好，要饭的还可以钻到候车室里去过夜。

米谷站在汽车站前边的空地上，她想在这里看到村里的熟人，这样到了晚上她就不会害怕，会有个地方睡觉。米谷就那样站着东张西望，一切对她来说都很新鲜。

这时候，有一个人已经站在了米谷的身旁。米谷看到这个人了，米谷的心“怦怦怦怦”乱跳了，这是个中年人，看上去岁数比米

谷的爹要小得多，长着一张尖尖的脸，嘴也是尖尖的，眉毛竟然是细细的，这个人不算难看，脸白白的还有些讨人喜欢。这个人对着米谷笑咪咪的，笑咪咪的还不算，还朝米谷竖起了两个指头，中指和食指。米谷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米谷看着这个人的两个手指是食指和中指，食指压着中指，“啪”的一声，两根手指互相一击，很好听地响了一声。然后，这个人又笑咪咪地把两个手指忽然变成了一根手指，这根手指朝天竖了起来，这是一根中指，又笑咪咪地把中指朝上捅了捅，又朝下捅了捅。米谷不知道这个人在做什么？这个人笑咪咪地，看了看左右，又抬起了他的另一只手，另一只手的食指和大拇指这时已经环成了一个狭长的圈儿，他把手指环成的圈儿朝米谷比了比，然后把另一只手的手指朝这个环儿里快速捅了捅。

“干这个吗？”

这个人终于说话了。

“你干啥？”

米谷不明白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这个人小声说，离米谷更近一些。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米谷脸红了，把身子往后退了退。

这个人朝米谷更靠近一些，用很小的声音说：

“我要，我要，我要。”